

蒋杏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走进夏天

ZOU JIN XIA TIAN



# 走进夏天

ZOU JIN XIA TIAN

蒋杏著

**(鄂)新登字 05 号**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进夏天/蒋 杏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

ISBN 7-5354-1879-1

I. 走…

II. 蒋…

III. 长篇小说-现代

IV. I247.5

责任编辑:胡敦焕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E-mail: cjl@public. wh. bh. 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武汉汉桥印刷厂

---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14.375 插页:2

版次: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77 千字 印数:1-3000 册

---

ISBN 7-5354-1879-1/I·1411

定价:20.00 元(简精装)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 第一章

## 1

对于章秋来说,这是一个黑色黎明。跟他患难与共十八年的妻子突然撒手离开了他。妻子长他两岁,从结婚那天起长两岁的妻子就像一位贤淑的大姐,衣食住行缝补浆洗章秋从不操任何心,章秋就只上班。章秋先做保钳工,后当班长、工段长、车间主任、生技科长,继而任纪南纺织总厂副厂长,主管生产。十八年来,工厂就是章秋的家,而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则成了他的旅店,实在太疲太累了就回旅店睡一觉。妻子偶尔自嘲自己是旅店的服务员,他嘻嘻一笑。现在,忽然间旅店塌了,没有了,他仿佛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,悲痛之中还有一种张皇失措。

妻子死于胃癌,从进医院检查到手术到咽气仅仅三个月时间。医生说发现得太晚啦,已经全身扩散了,如果早检查肯定可以多活几年。早些时你干什么去了?章秋狠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。早些时章秋在毛巾分厂蹲点,仅有八十台织机的小小毛巾分厂一年竟亏损了近百万元,还有几十万元货款收不回来。总厂成立了企业改革督导小组,他任组长。整顿劳

动纪律、调整领导班子、清收货款、建立健全各种经济责任制度……那些日子他忙得昏天黑地，连春节都没认真休息，原想借拜年之机走访老职工和生产骨干也没实现。他从没想到妻子会病，而且一病不起。当他匆匆忙忙从毛巾分厂赶到市医院接过主治医生的化验报告单时，那一瞬间他仿佛整个世界都黑了。

妻子姓钟，叫钟慧芬。厂里办子女学校，找市教育局要老师，恰逢那一年钟慧芬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进来。尽管章秋后来当上了纪南纺织总厂副厂长，钟慧芬仍然默默无闻地当着小学教师。她不像有些女人，丈夫稍一露脸就炫耀不已。她话不多，每天踏着钟点上班下班，上班认认真真备课授课，逢人轻轻一笑，笑里透着一股温情。无论在子女学校还是整个纪南纺织总厂，凡认识她的人不管年纪大小一律喊她钟姐，都说钟姐是个好人。

偏偏好人命短。

在钟慧芬弥留的日子里，她只提了一个要求，死后不要火化，把她送回老家埋在父母身旁。人死后必须就地火化，这是城市殡葬制度改革的核心，尤其对党员干部要求更严。章秋疏通了医院的关系，悄悄找了一辆面包车停在医院门外，钟慧芬是黎明时分咽气的，刚一停止呼吸章秋就把钟慧芬抱上了面包车，直奔老家。

钟慧芬的老家叫柞树沟。

在这个只有十多户农家的小山湾里，章秋一切按照当地的古老习俗为妻子举行了祭奠。

灵柩停放三日，入夜打丧鼓。打丧鼓是这儿祭奠亡灵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仪式。鼓手和歌手不像城里需要花钱聘请，

一律自觉自愿，而且很踊跃，一个唱罢另一个登场，走马灯一般。

总厂党委书记龙书英一行是第三天晚上来的。

见面，章秋就说：“龙书记，等慧芬入土后，您给我一个处分。”

龙书英握住章秋的手，使劲摇了摇。

“我理解。”龙书英说。顿一顿龙书英又道：“但我仍要批评你，慧芬走了，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们通气。我们今天找到这里来不知费了多大周折。钟慧芬是我们纪南纺织总厂的一名职工呀，我们纪南纺织总厂至少应该给她送只花圈吧？”

龙书英五十多岁。自前年大病一场后便格外衰老了，但她属于那种意志坚强的女人，从不轻易示弱，比如总厂领导夜晚值班她一次不拉，有时值一通宵班第二天仍然主持会议。

吃过饭，章秋劝龙书英回去。龙书英不从，坚持要为钟慧芬守灵。

“您还是回去休息吧。”同来的工会主席也劝。

龙书英摆手。

章秋只好挨着龙书英坐下。

唱丧鼓的老汉出场了，满山湾都是急促的鼓点。

“开场开场，天地阴阳。天分八卦，地分四方。天分八卦有玉皇，地分四方有阎王。天上玉皇只管得天兵天将，地下阎王只管得魑魅魍魉，管不住我们唱歌儿郎。站在两旁，闪在两旁，让我们歌师进歌场……”

龙书英闭会儿眼睛，忽又睁开，对章秋说：“今天我来，一是送慧芬，二呢，还要跟你谈件事情……”

工会主席小声劝阻：“龙书记，章厂长还在办丧事，等他办

完后回到厂里再说吧。”

“不能等，”龙书英说，“早点告诉他，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。”

章秋预感到就在他给慧芬办丧事的两天时间里厂里发生了大事，他一下子绷紧了神经，望着龙书英，龙书英脸上一层悲戚。

“路天明抓了。”龙书英轻声说。

仿佛平地一声雷，章秋猛一震。

路天明是纪南纺织总厂厂长。

“前天晚上抓的，”龙书英说，“我们事先一点儿都不知消息，人带走后市经委才通知我们。”

“经济问题？”章秋的心吊到了喉咙眼。

龙书英点点头。“还抄了家，连沙发都拆了。”龙书英又说。

“抄出了什么没有？”章秋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家里就两千块钱，可在他办公室里找出了三万。”工会主席一旁道。

三万！章秋又是一怔。

“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章秋仿佛自言自语。

章秋和路天明都是青龙山人，一起招工进纪南纺织总厂。开始都做钳工，并且跟一个师傅。路天明比章秋年长两岁，称师兄。二十多年来两人关系一直很铁。章秋任总厂负责生产技术副厂长就是路天明大力举荐的。

“我们也不晓得情况，”龙书英说，“据说有人举报，厂里修宿舍楼，说他拿了十万块钱回扣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章秋摇头。对于路天明的为人章秋自认为

是了解的，他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，热衷于支配别人，但似乎并不贪财。

“现在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，”龙书英冷笑道，“那办公室里三万块钱从何而来？”

章秋语塞了。

夜在渐渐深下去。这是四月的夜晚，晚春季节，远离都市的小山湾却依然寒意料峭。火升起来了，柴禾是刚从山上砍回的松枝，很湿，一边燃烧一边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。丧鼓仍在敲，丧歌仍在唱。守灵的人很多，或坐或站或蹲。

“……讲文要讲包丞相，日断阴夜断阳，又断二十四件冤枉事，还断大宋皇帝认亲娘；讲武要讲杨家将，杨家七个好儿郎，大郎他替宋王死，二郎战死在沙场，三郎马踏如泥浆，四郎失落在番邦……”

“厂党委下午召开了紧急会，并报市经委同意，决定由你来代理厂长。”龙书英望着章秋，郑重地说。

“我……”太突兀了，章秋没丝毫精神准备。

“我们已经给市委市政府写出了书面报告。”龙书英又说。

“我……行么？不行不行。”章秋连连摇头。

“这是组织的决定。”龙书英脸色一变，她把组织两个字咬得很重，仿佛一记重锤砸得章秋一晃，章秋顿觉心头沉甸甸的，他不吭声了。

“咱们几千人的大厂，不能一日没厂长啊！”龙书英深深吸了口气，又说。



纪南纺织总厂坐落在纪南城郊。

四十年前这个名叫纪南的地方还是一个仅有几家驷马店的小山村,如今已成为一座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,高楼林立,人车如潮。史书记载纪南原是楚国都城,又叫郢都,屈子就是在这里写下了光华万代的《离骚》、《橘颂》和《天问》。所以,当昔日楚地上又一座新城崛起后,一群文人便为这座新城冠上了纪南的名字。

纪南的缔造者们是很有眼光的,南面是长江,万里长江冲出了举世闻名的三峡后,仿佛一名运动员几经拼搏终于登向了领奖台,又仿佛一个民族历经战乱终于走进了盛世,天高水阔,碧草红花。站在巍峨的大堤上,望着浩荡不息的江水带着微笑和醉态款款东去,狭胸可以豁亮,愁眉可以舒展,百病可以消除。向东是江汉平原,一望无际的平川大地像一副巨人的胸膛,展示着坦荡与辽阔。尤其早晨,一轮红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,满天霞光映红了田野与村庄。如果是春天,麦苗返青,杨柳摇曳;如果是秋天,大雁成阵,棉花似雪。向西和向北,便是绵绵无尽的鄂西大山了。一座座山峰昂然屹立,倘若站在苍穹俯看,昂首挺立的山峰就像不屈的武士,在小小纪南城后组成了一块威风凛凛的方阵,赭红色的山岩是它们的金甲,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是它们的银盔。纪南城中,便是横贯中国半壁江山的318国道。据说,318国道是中国最长的公路干道之一,东起上海,西至与尼泊尔交界的聂拉木,全长

四千多公里。如果说 318 国道是一条项链,纪南就是这条项链上的一颗珍珠。

纪南纺织总厂跟纪南的大多数企业一样临路而居。由于纪南纺织总厂建厂早,厂区很大。那会儿土地不值钱,领导发句话你想占多少就占多少,有点类似跑马圈地。如今纪南纺织总厂几个亿的资产中,土地增值部分就占五分之一。

纪南纺织总厂分两片,以 318 国道为界,路南生活区,路北生产区。生产区共有三个分厂,两个纺纱厂,一个织布厂。近几年又陆续兼并了三家破产企业,一家床单厂,一家针织厂,一家毛巾厂。

工厂的住房永远处于紧张状态,纪南纺织总厂也不例外,尽管每年挤出几百万元资金修建职工宿舍,但总是求大于供。

章秋算是纪南纺织总厂的元老级人物了,又是副厂级干部,住房也不过四五十平方米。两房一厅,厅很狭小,靠墙摆几把沙发,再放茶几就影响行走了,于是只好将茶几取消。

章秋是黄昏时分回厂的,仍然有不少人闻讯而来,多是与他一块儿进厂的工友和慧芬生前的同事,男男女女挤满屋,一面追忆钟慧芬的种种良好品行一面安慰章秋。

好多天章秋没睡一个整觉了。章秋感到异常疲乏,他恨不得关上门大睡三天。他知道不行。他一办完慧芬丧事就朝厂里赶。此时,他强打精神回答亲友们的提问,并向大伙儿一一表示感谢。儿子朝阳则默默地为每一位来客倒茶敬烟。

师傅肖士元是最后一个来的。

“师傅,您怎么来了?”章秋慌忙站起,连连给肖士元让座倒茶。

肖士元已经退休几年了,平日足不出户,唯一爱好就是听

收音机，尤其楚剧，百听不厌，什么《王小闹年》、《桂武招亲》、《程玉梅射虎》、《梁红玉闹辕门》、《梁红玉战金山》等，简直倒背如流。最近半年耳朵渐渐不灵便了，但收音机却照常开着，且音量特大，好在左邻右舍习惯了，不以为怪。

肖士元沉着脸，好半天迸出两个字：“埋了？”

“埋了。”章秋轻点头。

“埋了好，”肖士元也轻点头，“入土为安。”

肖士元轻轻呷口茶，脸色和缓了许多。“我跟你师娘本来也要去送送慧芬的，可不晓得路。到厂里问，都不晓得。你师娘只好拿出慧芬的相片，你师娘说，咱们人不去，心得去，我跟你师娘只好在家里守了慧芬一夜。”

章秋心头一热。“师娘呢，她还好吗？”

肖士元突然变色。“好个屁！气病了，两天没沾一颗米！”

章秋惊问：“气病了？谁气的？”

“你说还有谁？”肖士元气哼哼地反问，“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难道不晓得？”

章秋明白了。章秋心尖一揪。师傅对他好，对路天明更好，因为路天明自小失去亲母，懦弱的生父在凶悍的继母唆使下不敢容他，十来岁就借了生产队一间牛棚独自过日子了。当年代表纪南纺织总厂去招工的正是师娘，那会儿师娘是厂工会的一名干部。师娘拿着大队党支部推荐的名单走进牛棚心头一酸，那是什么家啊，没有床，没有灶，没有一件可以称作家具的东西，地上一摊稻草，稻草上堆着一团旧棉絮，房梁系一根麻绳，麻绳吊着一口铁锅。“你就叫路天明吗？”师娘问。路天明正伏在地上吹火，湿漉漉的树枝弄得满屋是烟。路天明抬起脸，点个头。“走吧。”师娘说。“去哪儿？”路天明瓮声

瓮气地问。师娘说：“大队推荐你到我们厂当工人，你跟我走吧。”“我，我还没吃饭。”路天明说。“别吃了。”师娘说完走出牛棚，牛棚外雨下得正密。

路天明进厂后，师娘就把他交给了肖士元。“让他跟你做徒弟。”师娘说。打进厂那一天起，路天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，节假日都在师傅家里，直到结婚，婚礼也是师娘一手操办的。

路天明当厂长后，最高兴的莫过于师娘和师傅，整个纪南纺织总厂的人都晓得，这些年来师傅的背拔得最直，师娘眼角的笑纹最多。然而，他们视如亲生儿子的爱徒却一夜之间变成了罪犯。

“不争气啊不争气！……”肖士元恨声不迭。

“这事也许有其他原因，”章秋想想道，“师傅您不要急，是不是贪污受贿结论还没有下来。”

“帽子摘了，人也抓了，还要什么结论？”肖士元怒气冲冲。

“这可不一定，还有冤假错案呢！”章秋说。

“冤假错案？”肖士元叫起来，“办公室里搜出来的三万块钱怎么说？”

章秋说不下去了。

“不争气啊不争气！……”肖士元禁不住老泪纵横。

章秋默然，他无法安慰。他想，路天明被抓，无异于在年迈的师娘、师傅胸口插上了一刀！章秋心头也不由一阵痉挛。

肖士元待情绪渐渐平复下来才走。章秋发现，师傅猝然间老了许多，脚步竟有了些踉跄。到门口，肖士元转过身，一把抓住章秋的手，突然说：“你要去看看他。”目光充满乞求。

章秋点点头。“我会的。”

章秋搀着肖士元送下楼。

“你一定要去看看他。”肖士元依然牢牢抓着章秋的手。

“放心师傅，我会的。”章秋又答。

望着肖士元孱弱的身影在夜幕里消失，章秋鼻管一阵酸涩，多好的老人，真是一日为师终身如父啊！肖士元想起自己，明天将走上厂长位置，尽管是代理，但职责一样，如果师傅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又要平添多少担忧？

回到家里，儿子朝阳已经洗完澡。朝阳读纪南市第一高级中学，那是纪南市最有名的学府，人称大学生的摇篮。母亲的去世使朝阳的脸盘多了几分忧戚和沧桑。朝阳收好衣物，陪父亲在沙发里坐下。

“今天就去学校？”章秋问。

“嗯。”朝阳点点头。顿一顿又道：“我只请了三天假。”

“那你去吧。”章秋说。

朝阳迟迟不动。

“去吧，要不等会儿学校里熄灯了。”章秋催。

“爸，您要保重身体。”儿子走到门口，回过头。

“我晓得。”

“不要太累了，每天早点休息。”

朝阳扭过头，走出去，掩上门。章秋看见，儿子出门的那一瞬间眼里泪光闪闪。

章秋叹口气。章秋找来一枚铁钉，将慧芬的遗像挂在客厅里。这张遗像是用一张登记照翻拍过来的。慧芬生前没照什么像，以至去世后连一张像模像样的照片也找不到。登记照还是好几年前拍的，扎两条辫子，透出一种善良和纯朴。

章秋洗过澡，在客厅里坐下。整个房子一片沉寂。章秋凝望着慧芬的遗像隐隐约约嗅到了一缕熟悉的气息，这是慧

芬的气息。十八年夫妻这种气息已经深深植入了他的血脉和骨髓。只是，气息仍在，人却永远地走了，一种巨大的悲凉漫过他的胸膛，他的眼睛渐渐湿了。十八年的日子像一条小河从他眼前缓缓流过，他发现给予慧芬的实在太少太少了，他甚至觉得十八年来他没有尽到一个丈夫最基本的义务……

章秋坐不住了，他感到惶愧、痛苦、压抑、窒息……

章秋决定出去走走。

尽管此时大街上喧闹不止，工厂宿舍区里却是安安静静。路灯安详地照耀着坎坷不平的水泥路，枝茂叶盛的杨树在夜风里无声地摇摆，有几家临路的房子摆起了小货柜，有烟，有酒，有日用杂品，有水果糕点，还有卤菜。货柜上方吊一盏小灯，各式各样的商品沐浴在昏黄的光晕里。工厂曾经明令禁止在宿舍区内摆放小货柜的，现在又悄悄兴起来了。不知是有意躲避或是其他原因，小货柜前一律无人。章秋打小货柜前悄然走过没有停步。拐个弯便是篮球场，有人借着路灯在打球，嘭嘭嘭的声音在这静夜里很响。

章秋突然想去路天明家看看。

走几步，章秋犹豫了，妥不妥呢，他想。没什么不妥的，章秋又想。他路天明是罪人，可他的家人没罪呀！

路天明住的是厂长楼，纪南纺织总厂的前任领导者们都住在这栋楼里。虽说三房一厅，面积也不过五六十平方米。路天明的老婆叫董莲，毕业于省纺织学院，现任纪南纺织总厂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。女儿叫路小杰。由于路天明结婚较晚，路小杰才读初中。

路天明与董莲的结合最初是章秋牵的线。那会儿章秋当

车间主任，董莲大学毕业分在他车间当教练。董莲是个很文静的女孩，跟人说话总是轻言细语，起初有些操作工不把她放在眼里，对她提出的技术要求阳奉阴违，甚至置若罔闻，董莲不争不吵，到了月底贴出一份公告，对那些不按规范操作的工人逐一点名，并警告一个月内如果技术仍不达标将取消操作资格。一个月后董莲组织人员对全车间操作工进行考核，果真淘汰了三名挡车工，淘汰的挡车工跟班当学徒，拿学徒工资，没有奖金，什么时候再上车半年后再考核。车间一片肃然，对这个文文静静的姑娘顿时刮目相看。

章秋很喜欢董莲，一度时间车间里悄悄流传他和董莲相好的风言风语，不知怎么这些风言风语传进了肖士元的耳朵，肖士元把他叫去臭骂了一通。

“你胡搞！”师傅拍了桌子，“你不是没有家室？你有老婆有儿子，你想败家是不是？不就是当了个车间主任吗？你以为当个车间主任就了不得了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你头上这顶帽子我都可以给你摘掉！你信不信？不信咱们试试！……”

章秋有口难辩。

末了，肖士元问：“那女娃子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章秋讷讷。

“去跟路天明说来。”肖士元以命令的口吻。

章秋抬起头：“我？”

“当然是你，”肖士元说，“你是她的车间主任嘛。”

良久，章秋惶惶恐恐地说：“这事儿……叫我……实在难办……”

“难办不难办我星期天听消息。”肖士元说。

师傅发了话，不办显然不行。

那天下班后，董莲要走，他叫住了。“有事么？”董莲忽闪着一双凤眼问。

“嗯嗯。”章秋慌慌地点头。

董莲坐下了。董莲的办公桌就在他对面。董莲望着他，清亮亮的目光犹如夏日里的一缕清风，章秋感到通体舒泰。

“什么事呀，说嘛。”董莲浅浅一笑。董莲很少笑的，但偶尔一笑特别迷人。

章秋想起了师傅交给他的使命，顿时心乱如麻。

“你……你有男朋友么？”章秋问。

董莲脸蛋绯红，双眸闪闪发光。“问我这做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想给你做媒。”章秋每吐一个字都非常艰难。

“做媒？”

“嗯。”

女孩眼里的光亮消失了，脸上的红晕也在消退。

“他叫路天明。你应该认识的，就是设备科的路科长……”

没容章秋说完，董莲站起身说：“谢谢章主任的好意，不过我自己的事最好还是我自己操心。”

说完走了，丢下章秋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发呆。

后来董莲还是嫁给了路天明。是谁做的媒？董莲为什么又答应了？章秋至今仍是谜。

章秋到路天明家时董莲正在辅导女儿做家庭作业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董莲似乎一点儿也不见老，仍是当年那副文文静静的模样。对于章秋的光临，她不喜不惊。她抚着女儿的头，嘱咐几句，掩上门，给章秋沏了一杯茶，然后在沙发里坐下。



路天明当了四年厂长。从路天明当厂长起,全国纺织行业便开始大滑坡。国家为了保护棉农利益,棉花价格逐年提高,而棉纱,由于供大于求,竞相杀价。工厂年年亏损,在路天明的四年任期内,只有一年略微盈利,余下三年,累计亏损五千多万。工厂亏损自然工资都不高,身为厂长的路天明每月也不过三四百元。原来龙书英任厂长时由于工厂大把赚钱,干部职工到年底还有奖金,最多的一年市政府曾一下子奖给了龙书英五千。路天明没有,用路天明的话说,政府没要咱赔就万幸了,还要奖金!

房里是一盏日光灯,灯管已经老化了,阴沉沉的光线不仅使人压抑,而且使整个房子透出一种寒碜气息。几件老式家具还是结婚时自个儿买木料请工匠做的,上着生漆,那会儿生漆最时髦,如今黑不溜秋仿佛古董。两把木质沙发,人造革面料,劣质海绵座垫早已干瘪得如一块面饼。就连那台十八英寸彩色电视机也有些年头了,摆在三角柜上无精打采。

董莲先开口,问了一些钟慧芬生前生后的情况,并安慰了章秋几句,当然是礼节性的。

章秋忽然发现董莲变得非常生疏。他不由得拘谨起来,原先准备的开导和安慰卡在了喉管里。房间陷入沉默。

斟酌许久,章秋试探着问: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?”

“没有。”董莲很干脆地摇头。

又是许久,章秋缓缓说:“过些日子我去看看他。”

董莲低下头,没吭声。

“有什么困难告诉我,我会帮助你的。”章秋又说。

“谢谢。”董莲仰起脸,脸上出奇的平静。

实在找不出话了,坐一会儿章秋只好告辞。